

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

叶继元

摘 要 为明确新时代、新技术、新需求对当下中国图书馆事业提出的新任务,认清发展大方向,本研究提出影响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的八大问题:如何对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完善图书馆法律体系,如何应对新技术的应用,如何加强图书馆服务能力,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如何推动跨系统跨部门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如何发挥多元力量办好图书馆,如何加强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利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发现,我们应依法促进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利用新技术推动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功能的实现,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及共建共享水平,密切图书馆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坚守图书馆学核心内容,并及时将核心原则拓展到相关的、新兴的信息领域,通过专业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培养图书馆和相关部门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稳步推进图书馆事业。参考文献 24。

关键词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研究

分类号 G259

Eight Major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in China

YE Jiyuan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the Chinese librarianship is entering a new era.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on Public Libraries*, the people's higher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the need for an innovative and knowledge-based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rolife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funding and premises, all of these have raised new ques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new task of the new era, new technology and new demand for the present Chinese librarianship,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and put forward eight major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 work of the library and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Library Science: how to deal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ow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library, how to deal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how to strengthen the service ability,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brary work, how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crossing-systems and interdepartmental libraries, how to move social forces to run the library and how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problem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library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通信作者:叶继元,Email: yejiyuan@nju.edu.cn,ORCID:0000-0002-4232-8923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E Jiyuan,Email: yejiyuan@nju.edu.cn,ORCID:0000-0002-4232-8923)

development. As long as it actively responds to challenges, it will be an insepar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ety in the future.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ese libraries should continue to undertake the basic tasks of borrowing and reference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ve knowledge service, diversification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 tasks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Both tasks must be completed and must not be neglecte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libraries that are underdeveloped and unbalanced. We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promulg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to promo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ibrary Law", including various types of libraries, and to modify and improve certain provisions, such a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and curators, degrees, treatments, etc. We should also formulate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implement them in grassroots public librari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should be promoted according to law. We also should utilize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librarie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eople-oriented rather than technology-led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thusiasm of all types of talents in libraries, improve the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quality of libraries, and speed up the sharing level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crossing-systems and crossing-departments libraries, tie up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libraries and all levels of society, stick to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expand the core principles to the relevant and new information fields in tim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problems, the professionals of the library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should be trained to promote the librarianship steadily. 24 refs.

KEY WORDS

Librarianship. Edu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0 引言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快速增长,然而,图书馆能否获得相应的发展,人们还有许多疑虑,连许多图书馆专业人员也不置可否,甚至有的还认为,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下图书馆在不久的将来会“消亡”。然而,有的则认为,虽然中国图书馆一直处在艰难的“转型期”,但是从总体看,目前中国图书馆事业仍然是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这就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追问的问题:图书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与社会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如何明智地看待新技术对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事业面临的困境或主要问题有哪些,图书馆界同仁应该采取哪

些行之有效的对策。深入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对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近年来,已有一些专家、学者探讨过相关问题,诸如吴建中的《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1],王世伟的《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2],陈传夫等的《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前瞻》^[3],张晓林的《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等等。这些文章介绍了国外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有关领域最新的信息和观点,并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和图书馆发展情况,探讨了中国图书馆,主要是大型公共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在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预测了图书馆的未来。显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以上问题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近期笔者参加了两次有关新时代的图书馆

事业发展会议,所见所闻,颇多收获和启发。笔者根据多年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教学、研究的经验,从历史的眼光,立足现状来探讨这些问题。需要说明,题目中的“图书馆事业”是指图书馆实务界和图书馆学教学、研究界(学院派),而“图书馆界同仁”则是指图书馆实务工作者和教学、研究者。

2018年6月20日,主题为“新时代 新发展:服务 效能 法制”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经过研讨,与会专家和代表通过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南京宣言(2018)》(以下简称《宣言》)。笔者在《宣言》的多次修改中对有关问题有过较多思考。因此,在参考已发表文献的基础上,笔者从整体图书馆事业入手,针对全国三大系统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结合《宣言》和论坛研讨的内容,对以下八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以供图书馆界同仁参考。

1 如何对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与挑战是一体两面,从看问题的不同视角出发,一个事实反映出来的既可以是机遇,也可以是挑战。例如,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生活的追求,对信息、知识的多样性、个性化需求,从发展动力上看,无疑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契机。但从图书馆服务整体能力上看,无疑又给图书馆出了难题,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冲击。那么,目前中国图书馆事业面临哪些契机与危机呢?

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由此带动科研、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普遍应用,都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从微观上看,文献信息资源的激增,用户对文献信息资源与多元服务的新需求,图书馆经费、人员、建筑空间等条件的极大改善,也给图书馆带来契机和冲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必将推动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对文化生活亦有更高的要求。对文化、精神的更高要求,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图书馆有更高的要求。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图书馆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图书馆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图书馆基本满足了用户一般的借阅、简单的咨询服务需求,从总体上完成了图书馆传统的基本任务。图书馆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用户日益增长的对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的多样性需要与图书馆服务能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以及图书馆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的图书馆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按照生产力的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这一角度看,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迈向信息社会,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信息社会。2017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为0.4749,比上年增长4.61%。预计2020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将达到0.6,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6]。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知识比资本更重要,是最重要的资源。这意味着专门从事信息(含数据)和知识收集、组织、利用的图书馆及其事业将迎来强大的动力。但也要清醒看到,在信息社会里,从事信息、知识管理的机构和岗位将越来越多,势必会与图书馆形成竞争,这意味着图书馆将迎来新的挑战。

从图书馆经费增加上看,“2016年,高校图书馆的馆均经费高于2015年,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亦高于2015年”^[7]。

2016 年我国重点研究型高校图书馆,诸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总经费分别已达 8 371 万、7 611 万和 7 609 万元^[8]。据会议交流获知,2017 年国内主要图书馆的总经费仍有大幅增长,中山大学图书馆总经费高达 1.5 亿元。经费增加,意味着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文献信息资源和开展各种服务工作,当然是图书馆的机遇。但是,经费是否能连续增长,还具有不确定性,且每年经费的增加赶不上纸质书刊和电子全文数据库的涨价幅度,则又对图书馆形成挑战。如果个人或者科研机构利用经费收集科研数据、网上 OA 学术资源或自建专题数据库或知识库,那么也会对图书馆的能力形成挑战。同样,各学科各类人员(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尤其是技术人员进入图书馆,一方面有利于图书馆新技术的应用和专门领域文献服务能力的提高。但是,图书馆专业业务人员,即从事图书馆原有的核心业务,诸如文献的筛选、评价、收集、分类、著录、综述报道等工作的人员相对减少,且随着业务外包、众包的实施,情况会更加严重。如果说图书馆对纸质文献的管理已形成一套有效制度的话,那么对数字文献的管理规范、标准和制度还相对薄弱。在这些图书馆业务核心领域下功夫钻研的人员还不多,这些都是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图书馆界同仁须认清发展方向,明确自身的定位。图书馆曾是人类文明成果——纸质型文献最大的集中地和利用地,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没有大英图书馆,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也就不会有目前世界的格局。没有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图书馆提供的外文期刊,王选院士就不可能发明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9],也就很难有中国信息化的今天。在“旧时代”图书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如今在“新时代”,图书馆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拓展成为所有文献信息资源,包括数字文献资源的集散地和利用、发布中心;必须成为文献中内

容——知识集散地和利用、发布中心。如果是这样,图书馆就是未来社会更加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说“在原有基础上”,是因为要强调现阶段我国图书馆肩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继续承担文献信息的借阅、参考等基本任务,继续完善图书馆的阅读环境:适宜的温度、舒服的桌椅、温柔的光线、可人的装饰;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文献信息的内涵式的知识服务、多样化和个性化服务。双重任务都需完成,不可偏废,尤其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图书馆更是如此。只要人类社会不消亡,就需要社会文明成果的传承和发扬,图书馆或图书馆类似的形态(不论名称是图书馆、书坊、服务平台、信息空间等)就不会消亡。即使是由于人为的(如核战争)或自然的(如星体碰撞)灾害,即使人类社会暂时被毁灭大部分,但只要还有图书馆,人类文明将很快恢复。因此,图书馆将在信息收集、加工组织、服务利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图书馆转型势在必行,改革不可止步,但要考虑创新的成本、风险和效用。只要明确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不会或不必焦虑,也不会被误导。我们只有迎难而上,危机才能变成契机。

2 如何完善图书馆法律体系

2017 年 11 月 4 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10]。该法共 6 章 55 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是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尽管“文献信息”这一词组有双重含义,一指“文献和信息”,二指“文献这种信息资源”,即为“文献”,但不论何种含义,都是“记录知识及其信息的一切载体”,“文献信息”既包括“纸质型图书报刊”,也包括“数字资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明确提出:国家要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

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功能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还将公共图书馆的定位、发展方向、建设条件、发展原则、主要任务等用法律的形式一一固定下来,填补了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开启了建立和健全图书馆法律体系的先河。称该法的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一点不为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专家在报告中提出,目前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最好的时期。因为我国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已有了法律保障,且规定图书馆必须将数字资源纳入业务范围,这就对新时代的图书馆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此种情况下,“图书馆消亡论”很难立足。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该法是关于“公共图书馆”的专门法律,尽管该法的第四十八条提到“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加强与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服务”,但毕竟不包含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回看与图书馆界有密切关系的档案和情报界,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之后又多次修改。1988年行政部门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也多次修改。2017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此情报与图书情报学所言的情报不完全是个概念)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档案法、情报法都没有按系统、类型制定专门法,尽管档案、情报与图书馆不能完全类比,但目前我国有关学校图书馆等的法规都是教育部等出台的行政法规,没有上升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立法层面,总觉得有些遗憾。从主要发达国家立法情况看,大多都有“图书馆法”,诸如《大英图书馆法》《俄罗斯联邦图书馆事业联邦法》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继续推动良好的图书馆法律环境建设,促进包括各类型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法”的出台,同时应修改和完善某些条款,诸如专业馆员、馆长的专业教育、学位、待遇等,还应制定详细的实施办法,落实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县级、不发达地区图书馆的经费、馆舍、文献收集等相关条款内容,构建完备的图书馆法律体系,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 如何应对新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在许多行业多有应用,在图书馆界也不例外,如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图宝”图书清点机器人、参考咨询机器人^[11],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的校园总馆与分馆还书机器人均已投入示范性使用^[12]。有理由认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将大大提高图书馆管理效率和水平,推动图书馆业务能力与服务能力的提升。在不久的将来,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甚至某些推理性的工作会被取代,但如何从内容语义层面自动筛选、分析、评价学术文献资源,如何将自动文摘、自动分类与标引的准确率进一步提高以达到专家水平,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尚待突破性进展,人机互动将是图书馆高层次信息与知识服务与管理中的常态。某些传统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取代,但新的、更有挑战性的、与信息、知识有关的岗位也会层出不穷。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会“消亡”,恰恰相反,图书馆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人们期待的“第三代图书馆”或“超越图书馆的图书馆”“后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将出现。不论何种名称的“图书馆”,毕竟还是隶属于“图书馆”或者类似的机构之下。回顾图书馆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充分利用技术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贡献的历史,新的技术变革知识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资源”^{[4]13}。从书本式目录到卡片目录,从穿孔卡片到机读目录(MARC),从纸质型文献到

数字文献,从自动标引到自动文摘,从手工检索到网络检索再到智能检索,从第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到第二代整合系统……图书馆不断利用新技术发展、壮大自己。曾记否,在图书馆人工编目时代,几乎所有的大学图书馆只有作者目录、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而无主题目录,其原因就是没有人力和物力来编制。如今面对数字化的文献,采用数据库等新技术,此事不难完成。可见,人工智能有助于图书馆能力的提高,而图书馆长期收藏的大量文献信息和用户的利用数据,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一定能加快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功能的实现。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比以往的新技术有更强大的“颠覆力”,但它毕竟还是“技术”,只是人们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新技术是图书馆实现自身愿景与目标的助推器和加速器。一方面图书馆员要积极拥抱新技术,不能消极被动,应积极吸纳和应用新技术,加快新技术应用的进程。另一方面又要掌控新技术,注重新技术应用的效果,不赶时髦,始终坚持新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绝不能将新技术“异化”,凌驾于“人”之上。根据摩尔定律,技术在18个月或20个月就会更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这意味着新技术今后仍会层出不穷,但这些新技术都是为人和社会服务的,人类会有智慧掌控人工智能技术。据报道,目前国际人工智能专家们已达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进行弱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不搞强人工智能(尽管强人工智能离我们还很遥远)、超人工智能。相信人类已经从核能技术未加有效控制导致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以后又要达成协议销毁的事件中吸取到足够多的教训,一定会对“机器人”进行科学伦理和规范的教育,控制其行为,为人类所用。

4 如何加强图书馆服务能力

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用户“服务”,它是图书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图书馆的

核心价值 and 根本任务。这种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恪守普遍、开放、共享、平等的服务”,这已成为公认的图书馆的永恒原则,也是区别于其他机构或“第三方”机构的重要标准。如此看来,尽管谷歌等大公司一方面大量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又大量收集网络学术信息资源等数字资源,在文献信息资源收集、组织和利用上有可能与图书馆旗鼓相当,也宣称这些文献过了版权保护期后免费提供服务,但由于它是“企业”,不大可能遵守“以用户为中心,恪守普遍、开放、共享、平等的服务原则”,因此,这个“第三方”机构不大可能取代图书馆;如果它真正遵守这些原则,那它就不再是企业或“第三方”机构了,而是图书馆或类似的机构。照此看来,“图书馆”是不可能消亡的,“以用户为中心,恪守普遍、开放、共享、平等的服务原则”,既是图书馆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不会消亡的最主要的一个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在先进文化中,“服务”是很高尚的理念和行为,它是服务者价值的体现。服务越多,价值越大,贡献亦越大。实际上,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他人“服务”。医生为病人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干部为群众服务,图书馆馆员为读者或用户服务,都是正常的、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为用户提供书刊借阅服务、参考咨询一般服务是以往图书馆基本任务的话,那么在新时代,除了继续提供这些基本服务外,还必须提高服务的档次,从“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到“为人找知识,为知识找人”,再到“为人找方案,为方案找人”。这所谓的方案即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也就是高层次的情报服务。如果图书馆再集中一些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或现有的馆员通过学习、钻研成为“学者型馆员”,那么也可以直接提供智库服务。图书馆服务是针对不同需求,开展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图书馆服务,只要用户具有获得感,就是良好的服务。为了能进行这些服务,图书馆就必须加

强服务能力建设,不仅需要具有服务的新理念,而且需身体力行;不仅需要面带微笑,更需要具备提供各层次服务的知识和能力。如果没有服务能力,没有落实到用户身上,各种热情的姿态、热闹的讲座以及展览活动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

5 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

近十来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图书馆的经费、建筑、设备、人员等条件有了极大的提升,从外部环境看,似乎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是从内部工作管理来看,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978年以前,图书馆对图书的管理相对规范,但对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管理就缺乏一套规范。但在建设这一套规范和完善图书规范时,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互联网、数字全文数据库等新事物蜂拥而至,图书馆只能被动招架,疲于应对,来不及对各项工作做到精益求精,甚至有的核心工作还被“外包”或“众包”。如果说在过去图书馆快速发展阶段,来不及讲究工作质量的话,那么,在新时代,注重内涵式发展、提高工作质量则水到渠成,提到议事议程上来了。

要提高工作质量,首先必须具有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图书馆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被取代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能提供“精准、可靠的信息”。相对于良莠不齐,甚至以讹传讹的一些网络资源而言,图书馆提供的都是有原始文献支撑、经过专业人员核实过、可检验的信息,可信度较高。例如,在网上查找一个术语的解释,或引文的上下文,其解答有对有错,不可一味相信,拿来就用。

其次,工作质量的高低反映在每项工作的各个阶段和细节上。例如,文献的收集,不能仅考虑收藏的量,更应考虑收藏文献的质,馆藏是否能支撑主要任务的完成,学科必要的品种是否收藏,是否齐全(目前各馆统计馆藏,只统计到图书和期刊的册/件,而不统计“种”,这是忽

视藏书质量的一种表现)。特色、地区性的信息资源是否收集齐全,本机构知识库是否建立和适用,对于数字文献是否建立了一套有效、规范、成熟的质量控制方案等等,都需要在增强质量理念下脚踏实地地践行。

要提高工作质量,还必须依靠人才。人才是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图书馆必须重视各种类型人才建设、加强人才梯队和团队建设。目前不少图书馆有一种倾向,仅重视引进技术人才,而忽视文献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和利用的人才,这是不明智的。各类型人才都需要有,需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图书馆内仅外语人才就有不少,除英文、俄文、日文外,还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等人才,这说明当时对图书馆工作和人才的重要性是有清醒认识的。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已吸收了一批“双学位”“高学位”的青年才俊,但外语人才、小语种人才相对不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迫切需要加强对国外,尤其是一些重要邻近国家的研究。如果图书馆都没有相应的外语人才,有关的文献收集、登记、著录、分类、推荐、提供就不可能有高质量。如何调动图书馆现有各种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工作质量的提高也至关重要。除了专业职称评聘、职务提拔的手段外,还应有更多的激励办法。对于某些已崭露头角、在某个领域已做出贡献的领军人才,更要加以使用 and 爱护。目前,国家的“万人计划”已有图书馆界的人士入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数量有限。目前,中国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3 166个^[13],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 914所^[14],相应地,高校图书馆应有2 900多个,加上科学院系统、国家机关系统、军事系统、企业、中小学图书馆系统的图书馆,估计至少有上万个。201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57 208人^[13],872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在编馆员数据,在编馆员总人数为33 246人^[7],加上未提交数据的千余所高校馆和其他系统图书馆人数,从业人员估

计有数十万,其中各类专业人员也有数万。管理部门应按其比例分配人才计划数额。只要将图书馆各级人才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图书馆工作质量一定能有所提高。

当然,对于图书馆馆员来说,我们自己首先应爱岗敬业,勤奋奉献,加强专业研究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型馆员或学者型馆员,有“为”才能有“位”。所谓“专家型馆员”,是指既懂文献学、图书馆学知识,又会新技术操作、应用,还了解某一学科或领域,具备较深专业知识的业务人员。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书馆界同仁应该根据自己目前的知识结构,尽快补短板。偏重文科的一定要学些技术,偏重技术的一定要懂些文献知识,充分利用图书馆便于阅读、利于学习的有利条件,或自学,或参加各种培训或专业会议,坚持数年,必有成效。有了真才实学,就能为他人或社会做出贡献,在做出贡献的同时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如何推动跨系统跨部门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近十多年来,各大系统内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教育系统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在资源建设、平台再造、服务提升、管理优化、协同创新等方面拾级而上,已成为支撑和保障中国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但是跨系统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却鲜有进展。这里的信息资源,不仅是指公开正式出版的图书、报刊,也是指重要机构自己产生出的尚未公开出版的科学数据、方案、报告等。201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目前我国信息化发展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与无序滥用的现象并存,要“开发

信息资源,释放数字红利”^[15]。“开发利用”就意味着“共享”,而要“共享”,首先要“共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程度已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以往国家也成立过跨部门的信息资源协调委员会,有牌子,开过会,但会后似乎效果不大。目前应该是真正推进跨系统跨部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最佳时期。

首先,国家已明确表态,针对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完善制度体系”“加强信息资源规划、建设和管理。推动重点信息资源国家统筹规划和分类管理,增强关键信息资源掌控能力。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动态更新和共享应用机制”“建立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构建统一规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国家数据开放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加强采集管理和标准制定,提高信息资源准确性、可靠性和可用性”^[15]。可见,国家已对信息资源宏观建设与微观管理做出部署,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落实。三大系统图书馆是系统收集文献信息资源的主阵地,已有各个系统内部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经验,在规划、编制联合目录、开放利用等方面具有优势,理应在全国性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上做出新的努力与贡献。

其次,各个系统的图书馆从业务方面考虑,也有共建共享的基础。对于图书馆来说,面对日益增长的文献量和每年文献价格的上涨,一个图书馆或某一系统的众多图书馆的经费总是不够的,都迫切需要打破系统限制,实现资源共建共享。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与同行组织全国高校外文期刊订购协调,除了高校图书馆参加外,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上海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中情所、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都主动自愿参加高校的协调会议和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6]。这说明各个系统的图书馆对跨系统的协调协作是非常愿意的,关键是要有精心的组织和管理。

再次,目前新技术的发展为跨系统跨部门共建共享的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技术为编制全国信息资源存量的开放联合目录,包括各类型数据库的总目录,建立信息资源每年增量的协调目录、数字文献利用统计平台和动态更新数据库等都提供了极大便利,理应比以往做得更好。

要搞好共建共享工作,除了“顶天”外,还要“立地”,就是夯实图书馆各项基础工作,依法做好统计和评估工作。比如,各馆对数字信息资源的统计及其数据质量控制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做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共建共享工作的开展和质量。目前,由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各级公共图书馆的统计和评估工作都能正常开展。但由于教育部有关管理部门尚未对统计和评价有硬性的要求,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上报有关数据。据报道,2016年,共有896所(2015年为771所)高校图书馆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填报数据,尚有1000多所高校没有上报数据,“目前图书馆采编业务中存在采访数据与专家缺失、采编业务外包导致的资源建设质量严重下降等一系列问题”^[7]。跨系统、跨部门的数字资源合作长期保存尽管已开始布置,与国外出版商也签订了一些长期使用协议,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对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进行规划和设计,经费投入不够,措施不大得力,这些都严重影响信息资源的规划管理和共建共享工作。因此,做好基础工作,加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协同开展图书馆的各项业务与服务工作应是当务之急。

7 如何发挥多元力量办好图书馆

图书馆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图书馆一旦产生,又反过来对社会文明发展有促进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社会文

明程度越高,愿意为图书馆事业贡献力量的社会有识之士就越多。无疑,国家是公共图书馆的投资主体,承担着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的重任。除了政府仍然要大力投资兴建图书馆外,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目前,不少图书馆都收到过社会力量的捐赠和各种方式的支持。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士愿意为图书馆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因此,图书馆界应主动加强与社会力量的跨界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创办图书馆的积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能使图书馆获得经费支持,而且可以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鼓励人们关心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从而达到兴建图书馆服务社会的目的。

8 如何加强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图书馆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等于说图书馆学教育就是职业培训。专业教育是高校的职责,而职业培训则是具体单位的任务。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既具有图书馆职业动手能力,又具有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知识,通晓图书馆及其类似机构发展理路、能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各级人才。图书馆学本科、双学位、学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的、授课方法、教学内容等各不相同。图书馆学研究是图书馆实务应用研究,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及其各组成要素的学科。图书馆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在信息化、新技术的推动下,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教育课程已有所扩展,但无论如何拓展,其核心内容是不能丢弃的。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都应避免:一是盲目固守原来的“一亩三分地”,对于本学科核心内容有密切关联的内容不闻不问,不思进取;二是过分热衷于“时髦”领域,不顾图书馆及其相关领域发展的现实,没有“根据地”意识,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变来变去,看不到本学科核心内容和领域的价值。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守图书馆学核心领域,另一方面要在核心领域的基础上,对于新的研究领域适当拓展。例如,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学术评价和学术规范两个新的、众多学科感兴趣的公共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引起一些反响。实际上这两个领域就是从图书馆学的核心领域文献资源建设,尤其是学术文献资源评价、收集和信息服务组织中“规范文档”的研究基础上拓展出来的。

由于目前图书馆学科研究内容已经扩大,主要研究对象仍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组成要素,但又不限于图书馆领域,因此200多年前出现的学科名称“图书馆学”,从招生、学生分配、社会影响上看,未必是最恰当的学科名称,极易给一般人造成误解,似乎图书馆学仅是研究图书馆或图书馆业务流程。又由于人们,比如考生和家长(包括不少管理者和学界人士)总是以功利的眼光,从表面上认识图书馆,总以为就是借书还书等简单工作。对图书馆学也有误解,觉得与数理化、政经法等学科相比,图书馆学有点另类或“二等”,从而导致图书馆学专业在招生、学生分配上并不占优。在我看来,目前图书馆学的名称与其研究的内容是有点名不副实的问题,但在还没有更好的学科名称得到同行公认之前,“以不变应万变”还是较好的选择。更好的名称的出现,依赖于国内外同行的深入交流,当多数同行具有共识后才有可能出现好的改名效果。这需要时间,强行不得。从另一方面看,图书馆学的名称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是成千上万的图书馆及其类似机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支撑。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早在60多年前就诘问道:“人们不否认一条蚯蚓、一片树叶以及吃饭睡觉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要否认客观存在着上千年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对象呢?”^[17]每个学科都是探讨不同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目的都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没有等级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研究一片树叶、一条蚯蚓的植物学和动物学,与研究文献、读

者、管理、技术与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学都是平等的,同样与研究商品、贸易等的经济学也是平等的。刘国钧先生留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修过图书馆学课程。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在中国哲学研究上多有贡献。但当图书馆学需要教授时,他依然选择图书馆学,并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时担任图书馆编目工作;1926年任厦门大学教授,1927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曾带现金到江浙一带采购文献,并撰写了著名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18]。著名学者钱钟书、郑振铎和作家金庸于20世纪40年代末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员。“1949年初,钱钟书、郑振铎都是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当时已是大学者的两人,工资仅在馆长蒋复璁之下。蒋复璁的薪水是640元,而钱钟书、郑振铎的薪水都是530元(比一般教授高)。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曾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职员,‘不过,他的级别可比钱钟书低多了。’”^[19]著名学者梁启超对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首任会长引以为荣,在首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议上,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演说,竭力主张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20]。这些都说明,在这些学问家眼里,各门学科之间是没有等级的,何况各学科知识还是相通的。图书馆学中的“布拉德福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与企业管理学中“二八率”极为相似,可以互通。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借某人之口说某学科不如某学科云云,只是调侃,或为讽刺,并非评价,更非钱先生自己的观点,不应被误导。学科之间不应有等级之歧视,但可以有成熟、正在成熟之差别。

从国际上看,图书馆学并没有消失,它已拓展到了信息科学领域,尽管一些院系的名称中没有出现“Library”,包括美国多年来在图书情报学科排名连续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图书情报学院也于2016年将学院的名称“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

mation Science”改为“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s”(注意前者 Science 是单数,而后者是复数,意为从“图书情报学(LIS)”一个学科拓展到包括图书情报学科在内的信息科学部类)^[21],但“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在课程中、硕博学位中和研究项目中仍赫然在目,该院不仅保住了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有所扩展,表现出稳定的发展势头。该学院认为,自 1893 年建立图书馆学专业以来,学院已建立和发展了 LIS 领域的许多方法,“如今,我们继续坚守这个传统领域,通过将图书馆学的核心原理和原则(文献组织、检索、利用和保存)拓展到信息领域——信息组织、检索、利用和保存,以满足我们信息社会的需要。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的这种自然的融合使我们有增强学习、教学和研究的能力;我们知道,当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所有信息职业人员来说都是重要的,从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和博物馆管理者到信息构建师、Web 开发人员和数据管理者”^[22]。该院的硕士研究生就业主要是“所有类型的图书馆和各种其他机构,包括咨询公司、图书馆供应商和科技公司”^[22]。可见,院系名称虽改,但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仍在,图书馆仍是就业地之一,在坚守图书馆学核心内容基础上加以拓展,而不是一味去掉传统另搞一套。十多年前美国出现 iSchools 运动,当时笔者就发文指出,表面上似乎是“去图书馆化”,实则“是对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人为中心’的回归”^[23],对图书馆学教育“应当是‘坚守与拓展’。坚守,就是对已有优势的图书馆学的教育不能削弱,而应加强。拓展,就是要将教育内容从传统优势扩大到相关领域,特别是一些新兴的、跨学科、交叉学科领域”^[24]。从我国近十多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实践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国际专业发展潮流的。随着图书馆学核心知识结合新技术被越来越多地推广到信息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被学界、社会所认可,图书馆学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因此,任何看轻或低估图书馆学科作用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诚然,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及其相关机构实践的进展确实给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突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与检索、参考咨询、用户研究、阅读推广、文献信息利用等课程,而且要适当增加新技术应用、信息系统、科学数据管理等内容,鼓励在学科核心课程基础上加以拓展。精练必修课,增强核心课,扩大选修课,将达标教育和个性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主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基本上是跟进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原创性研究还不多。中国早期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等,尽管也以引进为主,但在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时多有自主创新。近几十年来,也有一批图书馆学者孜孜不倦,勇于思考,在某个领域或研究方向上,有了实质性的学术创新。例如,张琪玉教授集多年图书馆实践与研究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报检索语言”的概念,将分类语言、主题语言、关键词语言整合成一个体系,受到同行好评,有的学者认为情报检索语言及其体系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在新时代,图书馆学研究应立足于中国丰富的图书馆实践和信息化的实践,加以总结和概括,在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力争在某个方向或某个问题上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特别应加强图书馆学与交叉学科的研究,寻找研究空白点,解答图书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此外,还要加强学科术语名词规范和基本理论研究。近期经全国 185 位专家参与撰稿,30 多位图情文献学专家审定,并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批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即将正式出版发布。《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第三版)也将于 2019 年上线,这些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建立和完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奠定了基础。夯实了基础,创新才有可能。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都很重要,应该协同发展。应坚持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善于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实践,科学解释图书馆事

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科学地预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走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冷静地面对现实,坚定信心,以研究促发展,推出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成果。

9 结语

以上所述的八大问题,既有我国图书馆事业宏观问题,亦有微观问题;既有老问题,亦有新问题;既有实践的问题,亦有教育与研究的问题。有的问题已被少数先进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部分的解决,但多数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尚在思考之中。总的来看,要整体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理清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和路径。图书馆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新技术有助于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功能的实现,图书馆事业随着中国信息社会的到来将

大有用武之地。图书馆“消亡论”如果只是在提醒图书馆界同仁要“居安思危”、直面问题,激将同仁奋发图强,那是可以理解的,否则是不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应依法促进图书馆事业,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和共建共享水平,密切图书馆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坚守图书馆学核心内容,并及时将核心原理原则拓展到相关的、新兴的信息领域,通过专业话语对专业问题进行研究和教学,培养图书馆和相关部门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将我国图书馆事业一步步推向新的高度。

致谢: 本文是笔者在反复修改《宣言》的过程中引发的一些思考和研究。在《宣言》的起草、修改过程中,谢欢博士、初景利、陈雅、郑建明、徐雁、邵波、欧石燕等教授做了很多工作,参加高层论坛的各位专家和代表也贡献了不少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吴建中.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4):4-17.(Wu Jianzhong.Re-discussion of ten hot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J].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43(4):4-17.)
- [2] 王世伟.信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5):4-20.(Wang Shiwei.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and library development trend[J].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43(5):4-20.)
- [3] 陈传夫,陈一.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前瞻[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2-50.(Chen Chuanfu,Chen Yi.Library transformation and potential risks[J].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4):32-50.)
- [4] 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应侧结构改革[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1):4-16.(Zhang Xiaolin.Disruptive changes and the post-library era:toward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 of knowledge services[J].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8,44(1):4-16.)
- [5] 国家信息中心.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45[EB/OL].[2017-12-29].<http://b2b.toocle.com/detail-6430691.html>.(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2017 report of global and china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ment,2017:45[EB/OL].[2017-12-29].<http://b2b.toocle.com/detail-6430691.html>.)
- [6] 陈学慧.中国新时代 世界新机遇[N/OL].经济日报,2017-10-23[2018-08-01].http://www.qstheory.cn/2017-10/23/c_1121840992.htm.(Chen Xuehui.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new era[N/OL].Economic Daily,2017-10-23[2018-08-01].http://www.qstheory.cn/2017-10/23/c_1121840992.htm.)
- [7] 王波,吴汉华,宋姬芳,等.2016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概况[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37(6):20-34.(Wang Bo,Wu Hanhua,Song Jifang,et al.Overview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2016[J].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

- niversities, 2017, 37(6):20-34.)
- [8]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2016年835所高校图书馆总经费统计表[EB/OL]. [2018-08-01].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123/150210347.shtm>.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cademic Libraries of China. Statistics of the total funds of 835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2016[EB/OL]. [2018-08-01].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123/150210347.shtm>.)
- [9] 王选.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EB/OL]. [2018-07-20]. http://it.sohu.com/20060213/n241802230_7.shtml. (Wang Xuan.Eight important choices in my life[EB/OL]. [2018-07-20]. http://it.sohu.com/20060213/n241802230_7.shtml.)
-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 [2018-07-20]. <https://baike.so.com/doc/25597498-26645310.html>.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P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 library act[EB/OL]. [2018-07-20]. <https://baike.so.com/doc/25597498-26645310.html>.)
- [11] 南京大学打造机器人图书管理员“图宝”系国内高校首创[EB/OL]. (2017-05-19) [2018-07-20]. http://news.nju.edu.cn/show_article_2_45673. (Nanjing University to create robot librarian “Tu Bao” is the first creation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EB/OL]. (2017-05-19) [2018-07-20]. http://news.nju.edu.cn/show_article_2_45673.)
- [12] 新华网.厉害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启用无人驾驶智能小车还书[EB/OL]. [2018-07-20]. <http://www.znews.cn/qiche/system/2018/05/03/011244395.shtml>. (Xinhuanet. It's great!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opened self driving smart car to return books[EB/OL]. [2018-07-20]. <http://www.znews.cn/qiche/system/2018/05/03/011244395.shtml>.)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8-07-20].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5/t20180531_833078.html?keywords=.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7 Statistical bulletin on cultural development[EB/OL]. [2018-07-20]. 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5/t20180531_833078.html?keywords=.)
- [14] 胡浩. 教育部发布最新高校名单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14所[N/OL]. [2018-08-0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706/t20170616_307075.html. (Hu Hao.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d the latest list of 2914 universities[N/OL]. [2018-08-0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706/t20170616_307075.html.)
- [1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2016[EB/OL]. [2018-07-20].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7/27/c_1119291902_4.htm.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utline of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6[EB/OL]. [2018-07-20].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7/27/c_1119291902_4.htm.)
- [16]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 1997年度全国高校外文期刊资源共享协调会议纪要(1996)[G]//叶继元, 谢欢. 风雨同行 基业长青: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成立二十五周年(1989-2014)纪念文集.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6. (National Serials Society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ummary of 1997 annual national meeting for foreign periodicals resource sharing coordin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1996) [G] //Ye Jiyuan, Xie Huan.Traveling together in wind and rain, achievement built to last: 25th Anniversary (1989-2014) festschrift of the National Serials Society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46.)
- [17]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G]//叶继元. 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 图书馆学卷.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346.(Liu Guojun. What is "Library Science"[G] // Ye Jiyuan. Centennial academic excellence works of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science volum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346.)
- [18] 顾颢刚. 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J]. 文献, 1981(8): 18-25. (Gu Jiegang. A plan for the purchase of Chinese books [J]. Documents, 1981(8): 18-25.)
- [19] 刘倩, 等. 南京图书馆已有110岁 金庸钱钟书曾是馆员[N/OL]. 现代快报, 2017-11-30[2018-07-20]. <http://js.people.com.cn/culture/GB/n2/2017/1130/c360308-30978710.html>. (Liu Qian, et al. Nanjing Library is 110 years old, Jin Yong and Qian Zhongshu were librarians[N/OL]. Modern Express, 2017-11-30[2018-07-20]. <http://js.people.com.cn/culture/GB/n2/2017/1130/c360308-30978710.html>.)
- [20]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J/OL].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1): 11-15[2018-07-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9a2839feb9f67c1cfad6195f312b3169a451ea88.html>. (Liang Qichao. Speech at the establishment meeting of the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J/OL]. Bulletin of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1925, 1(1): 11-15 [2018-07-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9a2839feb9f67c1cfad6195f312b3169a451ea88.html>.)
- [21] History of the School[EB/OL]. [2018-07-20]. <http://ischool.illinois.edu/our-school/overview/history>.
- [22] School Overview[EB/OL]. [2018-07-20]. <http://ischool.illinois.edu/our-school/overview>.
- [23] 叶继元. i-Schools 与学科整合[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 51(4): 6-9, 51. (Ye Jiyuan. iSchool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I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7, 51(4): 6-9, 51.)
- [24] 叶继元, Chen Chaomei. 坚守与拓展: 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科学定位的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7(2): 18-23. (Ye Jiyuan, Chen Chaomei. Persistence and expansion: reflections on th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U.S.A.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7(2): 18-23.)

叶继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 2018-07-26)